

“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首次全面系统还原噩国的历史面貌

考古补史，“消失”3000年的神秘古国揭开面纱

■本报记者 李婷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少商周诸侯国没有明确文献记载。噩国便是其中一个，它的历史鲜载于史册，长久以来不为人知，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以有铭青铜器为代表的出土文物，让这个“消失”了3000年的神秘古国得以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今天，上海博物馆联手中国国家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郑州博物馆、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特别推出“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以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60件青铜器为载体，首次全面系统还原噩国的历史面貌。

兽面“人目”的奇诡纹样，独属于噩国青铜器

“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为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不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以一手实物资料补史证史，噩国的‘再现’是有力的见证。”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坚如是说。

文献中最早有关噩国的记载见于《史记·殷本纪》：“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鄂即噩，据此可知，噩国在殷末即与商人往来，并与周人同为商王国的附属。鄂侯位列三公，显示噩有相当势力，为一古老的氏族。但此一历史悠远的方国部族，却在传世文献中昙花一现，未留下任何可供追索的蛛丝马迹。考古发现，让人们有机会认识西周时曾经活跃在汉淮之间的噩国。

据随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孙建辉介



► 羊子山M4出土器物群。

▼ 噩国青铜器精粹展展厅现场。

► 噩国青铜器精粹展海报上的兽面纹饰。

制图：李洁



汉淮传奇
A LEGEND OF THE HAN AND HUAI VALLEYS

噩国青铜器精粹展
SELECTED BRONZES OF THE STATE OF E

第三临时展厅
NO. 3 EXHIBITION HALL
2021.10.20
2022.01.16

上海博物馆
Shanghai Museum

绍，噩国的考古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但最轰动的当属2007年的发掘——这一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羊子山发掘出一座西周早期墓葬，出土了27件青铜重器，其中9件铸有“噩侯”铭文。它们中的精品此次聚首上海博物馆四楼展厅，展现了噩国青铜器独树一帜、绝无仅有的艺术风格。

这之中，有一类带有兽面“人目”奇诡纹样的器物，独属于噩国，是其他地区青铜器所未见的。从此次亮相的噩侯方鼎、兽面纹卣（一对）可以看出，这类青铜器的主体部位是一张高浮雕

的面孔，与青铜器上常见的兽面纹相比，虽然构图相似，但整体更近似于一张人的脸。它们有着炯炯有神的双眼，眼睑结构近似于人眼，眼皮、眼眶、眼球及瞳孔层次分明；弯弯的眉毛由竖线组成，像是两轮新月；鼻部隆起，鼻翼圆且宽大，酷似人的鼻子。因其既有兽面纹特征，又有类似人面的写实，故学者们称之为“神面纹”。“神面”眉眼弯弯，好似面带笑意，立体生动，栩栩如生。

青铜器本色为金色，古代称为金或吉金。目前所见的传世或出土青铜器，通常在器物表面呈现出绿色锈。但湖北随

州地区出土的噩国青铜器由于地质、水分等埋藏条件的差别，部分器物形成罕见的蓝色锈，瑰丽奇异，动人心魄。噩国青铜器上写实的人面，神秘的微笑，加上幽幽蓝锈，呈现出一派独特的文化面貌。

艺术、学术价值之外，仍有三大谜团待破解

除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外，噩国青铜器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此次展出的禹鼎和噩侯驭方鼎为例，两件文物生

动记述噩国由盛转衰的历史。噩、曾两国为西周王朝扼守南境、控制金路往来的重要诸侯国。根据噩侯驭方鼎内壁铭文记载，西周晚期噩国与周王室联姻，噩侯驭方献壶，与周王同宴，并行射礼，显示噩侯与周王友好的亲近关系。但禹鼎器腹内壁铭文显示，这样的好景不长，厉王晚期噩侯驭方率东夷、南淮夷反叛，震动周王朝，周王动用西六师、殷八师伐噩，最后以擒杀噩侯驭方、扑灭噩国告终。

叛周被讨伐后，噩国，噩族便未再见于正史记载。一度，人们认为噩国自此灭亡。2012年，南阳市新店乡夏饣餮发现

了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古墓群，经科学发掘清理出80余座墓葬，出土的大批青铜器铸有“噩侯”“噩姜”“噩伯”等铭文，其中包括四代噩侯夫妇。“夏饣餮噩侯贵族墓地的发现，证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噩国并未消亡，而是从湖北随州迁至了河南南阳，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崔本信表示，这次新发现改写了噩国灭亡于双方叛变之战的传统看法，为了解噩国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与曙光。四代噩侯夫妇墓葬出土青铜器也反映出了噩国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艺术的发展脉络。

比如，“媵”是古代嫁女时，随嫁或陪嫁相赠送的人或物。而青铜器中专为嫁女而作的礼器，就被统称为“媵器”。此次展览中便有一件春秋早期的噩侯壶，乃是媵器。在其盖口外侧有铭文“噩侯乍（作）孟姬媵壶”，即噩侯为女儿孟姬所作陪嫁用器。一般认为，媵炉在汉代才比较常见，但此次展出的一件没有器身的媵炉盖证明，西周晚期，人们已用上了媵炉，且工艺颇为精美。

“考古发现充分证实了噩国的存在，但仍有许多谜团和细节有待解开，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研究员韦心澄告诉记者，围绕噩国，目前主要有三大疑团有待破解：其一，南阳夏饣餮噩侯家族墓地中噩侯为女儿所作媵器透露出其为姬姓，而西周晚期以前噩侯为嫁给周王之女所作媵器标示为姒姓，为何一国出现两姓？其二，噩国何时从随州迁居至南阳？由于目前鲜见西周中期噩国青铜器，难以获得有关噩国迁徙的一手资料与证据。其三，原与周王室交好的噩国，为何后来与周王室反目成仇？期望以此次展览为引，激发各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除了“学霸”“学渣”的爱情外 校园青春剧应有更宽视野

《机智的上半场》《今天不是最后一天》聚焦成长困惑，引发观众共鸣

■本报记者 姜方

由于自带“青春”“热血”“成长”等话题，青春剧在国内荧屏上始终热度不减。然而，当大量剧集涌入市场后，却陷入一些模式化的套路，比如“学霸”和“学渣”的故事，以及他们之间必将产生的爱情。而近期播出的《机智的上半场》《今天不是最后一天》两部剧集打破了这样的窠臼，为青春剧的叙事打开了新的视野。

《机智的上半场》采用女性群像视角叙事，以每集一个单元话题的形式，讲述了四个女孩在大学里的成长故事，自开播以来在微博、抖音等平台热播剧集榜均名列前茅。《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则通过黑色幽默的手法，讲述了两个有心理疾病的青少年如何相互治愈。两部剧集围绕原生家庭、亲密关系等命题展开，让不少观众从角色身上看到了自己，从而产生共鸣。

人物的真实感与不完美，让观众找到情感的共鸣

《机智的上半场》以大学校园为背景，讲述四个个性鲜明的女孩青春

成长故事。夏朗朗是顶着假小子外表的学霸，富家女樊潇雨看似跋扈其实很有义气，娇滴滴的皇甫淑敏每晚都会和妈妈视频通话，杨嘉倩是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的“老好人”。不少网友都表示，《机智的上半场》对同学、舍友之间相处的细节描写相当真实，让人想到了自己的大学生活。比如，军训时皇甫淑敏拜托夏朗朗帮她把衣服一起洗了；宿舍里一共四个女生却有五个微信群；夏朗朗暗戳戳与樊潇雨进行纸巾盒“地盘大战”，却因为对方在她需要时递过来一张纸而拉近彼此距离等等。

在人物的设定上，该剧制片人张博坦言确实经过精心设计。“这四个女孩每个人性格缺陷都非常明显，每个人一路上的逐渐变化和成长，在我看来是真实的地基。”而这种真实感与不完美，恰好让观众找寻到情感的共鸣。

如果说《机智的上半场》讲述了青少年迈入社会前的成长困惑，《今天不是最后一天》的话题则更加沉重，聚焦了两位有心理问题的社会边缘少年。该剧以最高检第九检察厅（未成年人检察厅）的真实案例为参考，

剧中涉及“原生家庭”“性侵”“骗局”“心理健康隐患”等社会话题。

《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开局不到四分钟，就用荒诞手法交代了男主角米虫的悲惨身世——爷爷在他出生当天，因为太过“高兴”而去世。紧接着，米虫的奶奶、妈妈、爸爸等亲人都相继离世。这样的人物设定按照一般的套路，接下去可能会“一路开挂”，但他只是一个平凡的社恐宅男。尽管米虫有房子住，也有收房租的收入，可当最后一个亲人也去世时，他便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于是男主角决定跳河，就在这时邂逅了落水的女主角知了。知了是一名擅长坑蒙拐骗的叛逆少女，年纪轻轻就跟着酒吧老板强哥和男搭档金杰行骗，不料被金杰和外人设计下药导致昏迷，当她在车上醒来时，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侵犯，只能就近在桥上跳河。

不难发现，两位主人公的童年和过去，有着深藏于心的阴影。该剧之所以取名《今天不是最后一天》，是因为男主角每次想要结束自己生命之时，都会被女主角有意无意地打断，这样两个背负沉重过往的青少年，最终通过彼此治愈的方式重新站到阳光

之下。

抛出热门话题之后，还需把故事讲得更贴地和动人

对于青春剧而言，《机智的上半场》《今天不是最后一天》的呈现方式都颇有新意。在题材上，《机智的上半场》把群像剧、话题剧、单元剧的特点叠加在一起，并以真实校园生活为创作基石，每一集中都捕捉了一些时下的热点，如外貌焦虑、网络暴力、毕业分手等。而《今天不是最后一天》则以黑色幽默小短剧的形式呈现了社会性案件，凭借风格化的特效、独白和节奏在国产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该剧一共只有八集，每集大约20分钟的体量。在叙事风格上，作品用了很多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以动画特效和主人公独白呈现了大量人物内心心理活动。因而，两部作品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点击率，某些话题性情节还登上了热搜。

然而，真正优秀的作品不应该只满足于触及时下热点、抛出社会性话题。《机智的上半场》固然达成了某些生活场景和细节上的“真实”，但在对生活的现实逻辑及其精神价值的观照，以及对话题性情节和个体生存境况的调配比例、起承转合上，都还有提升的空间。比如，夏朗朗是一个“文能看懂全英语、武能生活自理”的学霸，可她竟然为了一个高中暗恋对象放弃985大学，追随男生上了一所211大学。这样的意气用事在现实里并非绝无仅有，但终究不属于大多数人的青春，因此“为爱放弃985”这一话题在当下仅限于热搜榜。这一集的尾声是温暖向上的——夏朗朗发现多年来给自己打气的网友“海贼王”竟然是妈妈，而不是自己以为的暗恋对象。可惜的是，这一小段温暖的剧情转折有些突兀，用网友的话说“有突然拔高之嫌”。事实上，当剧情情节以话题为支点时，更考验剧集创作者对角色走向的把控能力——真正聚焦个体的生命经验和人生产长，需要属于人物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更加合理。

《今天不是最后一天》以黑色幽默冲淡沉重感，确实让观众看到治愈的一面，而不是一味沉浸在主人公经历过的那些悲痛之中。但不否认的是，现实中真正的问题少年和那些沉重的话题，依然需要人们以更严肃的态度去面对和化解。



舞剧《歌唱祖国》海报

■本报记者 宣昌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铿锵的旋律与激昂的文字融入中国人的血液里，《歌唱祖国》已经传唱七十载。这首歌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创作出来的？为何它能成为被亿万中国人民代代传唱的金曲？由无锡市歌舞剧院创排的同名舞剧以生动的舞蹈语言、电影化的优美视觉，带领观众回望这段往事。

作为“演艺大世界 艺聚大上海”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的参演剧目，舞剧《歌唱祖国》日前亮相上汽·上海文化广场。该剧以音乐家王莘创作《歌唱祖国》的心路历程为题材，讲述了他从恩师冼星海手中接棒传递艺术精神的故事。

轻喜剧风格呈现主旋律故事，电影质感尽显舞台细节

1950年国庆前夕，正在北京出差的王莘，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联系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欢欣鼓舞的生动场面，他有感而发创作出这首歌曲。随后，《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歌唱祖国》的歌谱；从此，这首歌曲伴随中国人民走过一个又一个春秋。

近期，无锡市歌舞剧院深耕本土文化，以舞剧形式将这位无锡籍音乐家的一生搬上舞台。舞剧从王莘的生活小事切入，通过朴实无华的故事，反映老百姓对新中国的热爱、感激和期盼。“在采风时，我们渐渐发现，王莘身上并没有‘传奇’光环，而是在朴实生活中闪烁着光彩。”导演王炯说，这台舞剧将生活的真实转换为艺术的真实，力求做到最符合那个年代。

主创团队探访了王莘的故居，了解这位音乐家的真实性情。“王莘从未跟妻子红过脸，还时常会说些笑话。”因此创作舞剧时，幽默成了舞剧的基调。王炯告诉记者，以轻喜剧风格呈现主旋律故事是一次新鲜尝试，剧中的结婚、生产等片段都以轻松愉快的形式表达，既契合了剧中人物的情绪，又促进了剧情的发展，让主旋律题材的作品更“接地气”，让观众产生共鸣。

主创团队的诚意体现在舞台细节里：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房屋、路灯、马路，甚至是床单、黑白照片，都被细致入微地复原。无论是那个年代的音乐歌曲，还是王莘生活的院子，抑或儿时的玩具陀螺、溜溜球等都塑造出年代感，并以干净利落、极简主义的光影舞美，呈现出如同电影一般的细腻质感。

找准作曲家的真实状态，以生活化姿态演绎角色

青年舞者刘迦在舞剧《歌唱祖国》中饰演王莘，他因参加热门综艺《舞蹈风暴》《披荆斩棘的哥哥》而被广大电视观众熟悉。

对于舞剧《歌唱祖国》的邀约，刘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最大的挑战正在于如何在舞台上将这样一位著名音乐家刻画得鲜活而真实。“这个角色非常贴近生活，用肢体演绎的时候，需要通过更多细节展现内心表达，让观众相信我就是生活中的王莘。”因此，刘迦与主创团队一同采风，与王莘家人交流，观看大量影像资料，深入了解角色。为了贴近角色，他甚至尝试练习钢琴，从中寻找作曲家的生活状态，提炼角色的人物个性。

王炯曾与刘迦合作过舞剧《诺玛阿美》，二度合作中，他发现青涩的刘迦已经蜕变为成熟且专注的舞者。“多部舞剧作品的打磨，生活的历练和教学经验的积累，让刘迦的舞台表演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综艺让他被更多人熟知，却没有改变他对舞蹈艺术的热情。”王炯认为，刘迦在舞剧《歌唱祖国》中的完成度高、可塑性强，贴合他心中的王莘形象。

因热门综艺《舞蹈风暴》《披荆斩棘的哥哥》被观众熟悉的青年舞者刘迦担任主角
舞剧《歌唱祖国》「舞」出金曲背后创作心路



《机智的上半场》以每集一个单元话题的形式，讲述了四个女孩在大学里的成长故事。